

彭公林是河南省确山县双河乡邓庄村的种粮大户,因为买到假早稻种子损失惨重,向种子站反映问题,但久久得不到解决,从而走上自杀之路。彭公林口袋中的遗书写道:“(种子站的人)多次让我请客找小姐、洗脚等。赔偿没有得到又花去了我好几千元……只有一死了却此生。”

假种子受害者的最后维权

受害的不只彭公林一家

据了解,彭公林购买的早稻种鉴定结果出来后,种子管理站曾称,“还有很多人反映假稻种的情况,因涉案金额巨大,超出管理权限,已将案件交给公安机关处理”。

采访中,当地不少村民向记者反映去年购买的早稻种子有问题。很多农民发现,早稻出现了“出芽率低、白穗、稻苗枯死”等症状,原亩产可达到350-500公斤的早稻,去年每亩收成仅有原来的一半,不少田地甚至绝收。据反映,问题早稻种主要集中在彭公林购买的“郑早6号”上。

双河乡一位承包了上百亩土地的种粮大户向记者介绍,因为前年有些人种植早稻收成非常好,去年一下子很多人都改种早稻。“春耕的时候,早稻种子非常抢手,种子商店里都买不到,你想能不出事儿嘛!”

在杨店街经营种子店的一个老板也称:“去年种早稻跟疯了似地,种植面积是往年的三倍多,批发过来的两三千斤早稻种一抢而空,货还没进就有人在种子商店等着要。种子缺成这样就会出事儿了。”

因供不应求,原本两元多一斤的早稻种,去年春耕时最高卖到了5元多一斤。

据了解,每年春耕时,当地的种子管理站会经常派人下乡检验销售种子的真假,但去年,因为早稻种抢手,很多人不等卸货就直接把种子拉到了家。采访中,也有人称,卖稻种的商人由于进不到那么多早稻种,就私下收购一些水稻种,然后用包装袋包装后贩卖。

与彭公林同村的一位村民称,“彭公林家的稻出事儿的原因就是卖稻种的人把水稻种当成早稻种卖给他了。”

一时间,问题早稻种充斥当地市场。当地一位种子经销商对记者说:“早稻种子从外面进来的时候都是包装好的,一般票据什么都有,但真假不好说。常见的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和普通麦种都有特征可以辨认,但早稻种看不出真假。”

盲目跟种的结果是,2009年当地大多数早稻收成减产,每亩只能收300多斤,相当一部分早稻几乎绝收,很多人不得不把早稻毁掉临时改种其它农作物。

据调查,当地农民发现早稻种存在问题后,不少人也曾向确山县种子管理站反映过情况,并进行索赔。

“别人家种的早稻都是一亩两亩的,找(种子站反映)了一段时间后就不找了,我们家种的多,损失太大了受不了啊。”彭公林的妻子说。

当地种子站的一位工作人员承认去年的早稻种确实有问题,但她认为“减产或绝收,也有气候、土壤等因素的影响”。



3月29日晚上,深受假种子之害的种粮大户彭公林在确山县种子管理站自缢身亡。

3月30日晨,彭公林的遗体被发现在河南省确山县种子管理站二楼财务处铁窗外。

彭公林是确山县双河乡邓庄村的种粮大户。彭公林的家属称,彭公林“是因为买到假早稻种子损失惨重,向种子站反映问题,但久久得不到解决才出事儿的”。彭公林口袋中的遗书也写道:“(种子站的人)多次让我请客找小姐、洗脚等。赔偿没有得到又花去了我好几千元……只有一死了却此生。”

采访中,有人向记者透露,彭公林在出事前就身患重病,“春节前才从郑州看病回来,吃东西都有困难。”

“即便是得了重病活不了多长时间,但谁也不愿意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死去多伤害家人的心啊。”邓庄村一位村民对记者说。

“要是种子站早点儿把假种子的事解决了,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这是采访中记者听到次数最多的一句话。

270亩地几乎颗粒无收

从彭公林的家——双河乡邓庄村到确山县城有50多公里路程,乘坐乡村巴士需要一个多小时。彭公林的妻子称,为了种子的事情,这半年来彭公林不知道在这条路上跑了多少趟。

据了解,2009年,彭公林和同村的王国权在当地的“五三农场”承包了270多亩土地。其中,彭公林承包了200亩多一点,王国权承包了近70亩。

为了承包农场的地,彭家花去了几乎所有的积蓄,还向亲友借了不少钱。用彭公林妻子的话说,“我们农民就会种地,当时想种好了收入应该还可以。”

但后来的事情并不如他们预想的那么顺利——他们第一次在承包的土地上播种就遇到了假种子。

据调查,彭公林家的种子是2009年春从双河乡杨店街种子经营户王东林处购买的,种子的品种是“郑早6号”早稻种。因为购买量很大,有好几千斤,“卖种子的人直接开车把种子送到了

我家。”彭公林的妻子说。

种子买回家后,彭公林和王国权并未想到让种子管理站的相关专家对种子的真假进行鉴定,就直接将其播撒在了270多亩的承包田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彭家逐渐发现这次买来的种子有点不对劲。首先是种子的出苗率低,随后发现早稻抽出来的穗发白,不结粒,最后基本绝收。

彭公林的邻居向记者证实:“他们家种了那么多稻,最后没有见拉一粒米回来。”

去年10月,彭公林开始到确山县农业局反映,他怀疑自己购买的早稻种子是假种子,并要求农业局进行调查。农业局又将事情交由确山县种子管理站处理。

彭公林的妻子称,交了2000元的鉴定费后,相关人员对他家购买的早稻种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是“种子确实存在问题”。

彭公林曾找过卖给他早稻种的王东林,王东林承认种子有问题,但拒绝赔偿。

屡遭推诿后自缢

据邓庄村一位村民称,出事前彭公林曾生过病,去年春节后才从郑州看病回来。

确山县种子管理站办公室主任称,彭公林得的是鼻窦炎,曾做过手术,事发前连吃饭都困难,有时只能从喉咙往胃里打饭。

彭公林最后一次去种子站为假种子一事维权时,接待他的正是贺主任。贺称,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彭公林。

4月12日下午,贺主任向记者描述了3月29日彭公林来种子站的情形。

贺主任称,3月29日上午她正在办公室和其他人办事情,办完后她注意到在办公室门口的饮水机旁背身站着一个人在晃饮水机。事后她才知道这个人正是彭公林。

贺主任以为彭要喝水,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杯递了过去。

“当时他猛的一转身吓了我一跳。”贺称,当天彭公林戴着一个大黑口罩,遮住了大半个脸,喉咙上还有一个手术切开的一指多

长的伤口没有完全愈合。

“当时他双手合十朝我拜了一拜,然后用手指了指喉咙。”贺回忆说。

“你是不是想喝水?”贺问道。彭公林摇了摇头。

“我当时对他说你没事别晃饮水机,饮水机上沉下面轻,小心水桶掉下来。”

彭公林对此没有回应,径直走入了办公室内侧的里屋——种子管理站副站长彭浩的办公室。

“然后发生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贺说。

彭公林的遗书记录了他这次到种子管理站维权的大致经历。

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和《大河报》在报道此事时称,在彭公林的口袋里发现了遗书,“遗书写在两张白纸上,字迹不太工整,但能辨认”。据彭公林的妻子称,事发后遗书被县里拿去了,但记者从报道此事的记者处对遗书内容进行了证实。

彭公林在遗书中写道:“我今去找管理站的人要结果,(在)言语中起了冲突,管理站的彭浩队长过来后,用他拿的档案材料对我的头部和肩部进行拍打,一个姓王的队长拉着我又摇又晃,推推拉拉。高个不让他俩胡来,他们才离开。我是刚做完手术的人,哪里经得住他们这样……”

据调查,3月29日当天,彭公林不仅去了种子管理站,还去了信访局询问关于假种子案件的办理情况。

29日那天,彭公林没有回家。30日晨6时,种子管理站的值班人员发现他已吊死在二楼最西侧楼道旁的一间办公室的铁窗外。

29日晚,彭公林的脑海中想了什么我们无从知道,但他“肯定是受了委屈,不然不会就这样离开我和两个孩子。”彭公林的妻子说。

彭公林今年40岁,大儿子15岁,小儿子才1岁多一点,仍在咿呀学语。

调查结果迟迟未公布

4月1日,彭家人得到了县有关部门的赔偿后,把彭公林的遗体运回了双河乡邓庄村。次日,

彭公林被安葬。

“如果种子管理站的人能早点把事情处理了,该赔偿的赶紧赔偿了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儿了。谁也不愿意拿自己的命去维权啊。”邓庄村一位村民对记者说。

据确山县委宣传部通报的消息称,在接到彭公林反映假种子的情况后,确山县农业局已成立了专案组,并进行了相关调查,该局已对种子经营户王东林先后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

“处理这样的事情要走程序,也需要一段时间,我们还在处理,没想到彭公林就出这样的事儿了。”确山县种子管理站一名工作人员说。

4月13日,确山县种子管理站的贺主任以“种子站是新成立的单位且缺乏执行力”为由,认为他们也有难处。

但彭公林在留下的遗书中写道:“多次让我请客找小姐、洗脚等。不请客就不给办,花几千元请了客还不给办。”

尽管很残忍,彭公林的死确实成了处理假种子一事的催化剂。

彭公林自缢当天,涉嫌销售假种子的正阳人朱丽、确山人王东林就被刑拘。很快,确山县种子管理站站长周兴军,副站长王振海、彭浩也被停职接受纪委监察局调查。

4月2日,彭公林安葬的当天,河南省种子管理站就向该省的种子管理站发布了《关于汲取确山假劣种子案件教训转变种子管理工作作风的通知》,该通知提出了四点要求。

事发后,确山方面曾向媒体承诺,将于4月5日之前公布调查结果,但至今没有公布。

4月12日,记者到确山县了解调查情况。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邓春喜称不了解事情的调查情况,并称:“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没有什么报道价值了。”

对于周兴军等人是否存在要求彭公林请客找小姐、洗脚等行为,确山纪委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称:“现在还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

(据《中国青年报》)